

才智、文思，

合着一枝生花妙笔，

点点至情，滴滴至性。

似喧嚣中浪子的一泓轻泪，

于隔世离空的今日，

流落到你我的腮边、枕畔！

前世书 一枝朱笔红尘泪

民国文坛才子美文集

萧正梅 / 主编

人生就如这本书：打开，是忧伤的前世；
合上，是绚丽的今生！

徐志摩、许地山、郁达夫、张资平、包天笑、胡也频、王统照、朱自清、吴双热
许啸天、汪仲贤、洪灵菲、王鲁彦、穆时英、靳以、白采

才子们的笔下，有泪水，有欢笑，

却都是那个时代的真性情！

剖白与吟咏间，诠释的是民国风韵，谁道不是你和我的眼前人？

文匯出版社



民国文坛才子美文集
YIZHIZHUBIHONGCHENGLEI

前世书

一枝朱笔红尘泪

萧正梅 主编

才智、文思，合着一枝生花妙笔，点点至情，滴滴至性。

似喧嚣中浪子的一泓轻泪，

于隔世离空的今日，流落到你我的腮边、枕畔！



 文匯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枝朱笔红尘泪/萧正梅主编. -上海: 文汇出版社,

2012. 10 (前世书)

ISBN 978-7-5496-0680-1

I. ①一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②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34196号

前世书：一枝朱笔红尘泪

主 编 / 萧正梅

责任编辑 / 乐渭琦

特约编辑 / 燕灵 瑞霞

装帧设计 / 多多书装

出 版 人 / 桂国强

策 划 / 新萌·林颖

出版发行 / 文汇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邮政编码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/ 深圳市永利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2年10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20×960 1/16 字数 / 290千 印张 / 19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96-0680-1

定 价 / 32.00元

出版前言

本书将“前世”——那个已经消逝六十余年、离我们最近的时代——民国，其卷帙浩繁的文人文品，透过“约伯之泪”，呈现在读者眼前。让当今尘世上活色生香中的你，去“触摸”，那些过往的生命曾是怎样地千情百态；去感知，那些隔世的心灵曾是如何地卓于凡尘，并风流了一个世纪！

民国文品，刚从古体文禁锢中挣脱出来，其文白糅合的语风，散漫、自在且不事“掩蔽”的韵味，风骨与气度，自有一股难以言喻的魅力，可谓闲适阅读中不可抵挡的一味珍品！

而民国文人，则多率真质朴。他们的笔下，有天地，有岁月，有人生！冷眼与热肠，剖白与吟咏，练达了世事百态，灵犀了人间万情！

所以，我们就于这万紫千红中，独取梅香一束，萃“才情男子”以集“民国美文”，冠之以“前世书”！相信，这一道轮回中的情肠，将是百年尘世中的一缕明妍，抚你手边枕畔的清茗一杯，让你尽情地模糊、消隐、沉醉……因为，栖于本书“泪眼”之下的，是这样一串不凡的名字：

许地山、徐志摩、郁达夫、张资平、包天笑、胡也频、王统照、朱自清、吴双热、许啸天、汪仲贤、洪灵菲、王鲁彦、穆时英、靳以、白采。

古人说，“文之思也，其神远也”。

随着资讯世纪的来临，文品形态迭有消长，但就民国而言，确乎因这样一批至情至性的文人而成为汉文化的一个灿烂时代。

读书，最基本的要义是读自己以外的世界。它们可以是物质性的，比如自然风光、生命百态、人类过往、物源探索等；也可以是精神性的，比如价值追寻、理想认同、生活感悟等。如果你能从本书中读到这些之一，便不负“一卷在手”和小编的拳拳之意了。

编者



出版前言	001
------------	-----

许地山	001
-----------	-----

爱流汐涨 / 003

商人妇 / 005

命命鸟 / 017

黄昏后 / 031

徐志摩	041
-----------	-----

两姊妹 / 043

我的祖母之死 / 049

关于女子 / 061

郁达夫	075
-----------	-----

爱情测验 / 077

情书的退化 / 079

水样的春愁 / 083

张资平	089
-----------	-----

梅岭之春 / 091

约伯之泪 / 108

包天笑	129
-----------	-----

夕阳影里 / 131

美人院 / 136

街头的女子 / 140

雪衣之恋 / 143

胡也频	159
-----------	-----

爱之潮 / 161

初恋的自白 / 169

在一个晚上 / 174

朱自清	179
女人 / 181	
给亡妇 / 186	
吴双热	191
她的恋爱 / 193	
蔷薇花下 / 198	
许啸天	205
丁四嫂 / 207	
汪仲贤	211
咖啡之妻 / 213	
王鲁彦	223
美丽的头发 / 225	
幸福的幻影 / 232	
穆时英	235
黑牡丹 / 237	
靳 以	247
林莎 / 249	
母亲的安息 / 264	
母女 / 276	
白 采	287
我爱的那个人 / 289	
目的达了(?) / 292	
出版说明	296



许地山

(1893—1941)，名赞堃，号地山，笔名落华生，现代小说家、散文家，五四新文学运动先驱者之一。

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文学院，1920年毕业留校任教，其间与瞿秋白、郑振铎等人联合主办《新社会》旬刊。五四前后从事文学活动，后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究宗教学、印度哲学、梵文等。1935年应聘为香港大学文学院主任教授，遂举家迁往香港。在港期间曾兼任香港中英文化协会主席。一生著作颇多，文学代表作有《空山灵雨》《命命鸟》《缀网劳蛛》《春桃》等。





爱流汐涨

月儿的步履已踏过嵇家的东墙了。孩子在院里已等了许久，一看见上半弧的光刚射过墙头，便忙忙跑到屋里叫道：“爹爹，月儿上来了，出来给我燃香罢。”

屋里坐着一个中年的男子，他的心负了无量的愁闷。外面的月亮虽然还像去年那么圆满，那么光明，可是他对于月亮的情绪就大不如去年了。当孩子进来叫他时候，他就起来，勉强回答说：“宝璜，今晚上不必拜月，我们到院里对着月光吃些果品，回头再出去看看别人的热闹。”

孩子一听见要出去看热闹，更喜得了不得。他说：“为什么今晚上不拈香呢？记得从前是妈妈点给我底。”

父亲没有回答他。但孩子的话很多，问得父亲越发伤心了。他对着孩子不甚说话，只有向月不歇地叹息。

“爹爹今晚上不舒服吗？为何气喘得那么厉害？”

父亲说：“是，我今晚上病了。你不是要出去看热闹吗？可以教素云姐带你去，我不能去了。”

素云是一个年长的丫头。主人底心思、性地，她本十分明白，所以家里无论大小事几乎是她一人主持；她带宝璜出门，到河边看看船上和岸上各样的灯色；便中就告诉孩子说：“你爹爹今晚不舒服了，我们得早一点回去才是。”

孩子说：“爹爹白天还好好地，为何晚上就害起病来？”

“唉，你记不得后天是妈妈底百日吗？”

“什么是妈妈底百日？”

“妈妈死掉，到后天是一百天底工夫。”

孩子实在不能理会那“一百日”底深层意思，素云只得说：“夜深了，咱们回家罢。”

素云和孩子回来的时候，父亲已经躺在床上，见他们回来，就说：“你们回来了。”她跑到床前回答说：“二爷，我们回来了。晚上大哥儿可以和我同睡，我招呼他，好不好？”

父亲说：“不必。你还是睡你底罢。你把他安置好，就可以去歇息，这里没有什么事。”

这个七岁底孩子就睡在离父亲不远的一张小床上。外头底鼓乐声，和树梢底月影，把孩子闹得不能睡觉。在睡眠底时候，父亲本有命令，不许说话，所以孩子只得默听着，不敢发出什么声音。

乐声远了，在远近底杂响中，最刺激孩子底，就是从父亲那里发出来底啜泣声。在孩子底思想里，大人是不会哭底。所以他很诧异地问：“爹爹，你怕黑么？大猫要来咬你么？你哭什么？”他说着就要起来，因为他也怕大猫。

父亲阻止他，说：“爹爹今晚上不舒服，没有别的事。不许起来。”

“咦，爹爹明明哭了！我每哭底时候，爹爹说我底声音像河里水声淙淙地响，现在爹爹底声音也和那个一样。呀，爹爹，别哭了。爹爹一哭，教宝璜怎能睡觉呢？”

孩子越说越多，弄得父亲底心绪更乱。他不能用什么话来对付孩子，只说：“璜儿，我不是说过，在睡觉时不许说话吗？你再说时，爹爹就不疼你了。好好地睡罢。”

孩子只复说一句：“爹爹要哭，教人怎样睡得着呢？”以后，他就静默了。

这晚上的催眠歌，就是父亲底抽噎声。不久，孩子也因着这声就发出微细的鼾息，屋里只有些杂响伴着父亲发出哀音。

（原载《东方杂志》1922年第19卷第3号）

商人妇

“先生，请用早茶。”这是二等舱底侍者催我起床底声音。我因为昨天上船底时候太过忙碌，身体和精神都十分疲倦，从九点一直睡到早晨七点还没有起床。我一听侍者底招呼，就立刻起来，把早晨应办的事情弄清楚，然后到餐厅去。

那时节餐厅里满坐了旅客。个个在那里喝茶，说闲话：有些预言欧战谁胜谁负底；有些议论袁世凯该不该做皇帝底；有些猜度新加坡印度兵变乱是不是受了印度革命党运动底。那种唧唧咕咕的声音，弄得一个餐厅几乎变成菜市。我不惯听这个，一喝完茶就回到自己底舱里，拿了一本《西青散记》跑到右舷找一个地方坐下，预备和书里底双卿谈心。

我把书打开，正要看时，一位印度妇人携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到跟前，和我面对面地坐下。这妇人，我前天在极乐寺放生池边曾见过一次；我也瞧着她上船；在船上也是常常遇见她在左右舷乘凉。我一瞧见她，就动了我底好奇心，因为她底装束虽是印度的，然而行动却不像印度妇人。

我把书搁下，偷眼瞧她，等她回眼过来瞧我底时候，我又装做念书。我好几次是这样办，恐怕她疑我有别的意思，此后就低着头，再也不敢把眼光射在她身上。她在那里信口唱些印度歌给小孩听，那孩子也指东指西问她说话。我听她底回答，无意中又把眼睛射在她脸上。她见我抬起头来，就顾不得和孩子

周旋，急急地用闽南土话问我说：“这位老叔，你也是要到新加坡去么？”她底口腔很像海澄底乡人，所问底也带着乡人底口气。在说话之间，一字一字慢慢地拼出来，好像初学说话底一样。我被她这一问，心里底疑团结得更大，就回答说：“我要回厦门去。你曾到过我们那里么？为什么能说我们底话？”“呀！我想你瞧我底装束像印度妇女，所以猜疑我不是唐山（华侨叫祖国做唐山）人。我实在告诉你，我家就在鸿渐。”

那孩子瞧见我们用土话对谈，心里奇怪得很，他摇着妇人底膝头，用印度话问道：“妈妈，你说底是什么话？他是谁？”也许那孩子从来不曾听过她说这样的话，所以觉得稀奇。我巴不得快点知道她底底蕴，就接着问她：“这孩子是你养底么？”她先回答了孩子，然后向我叹一口气说：“为什么不是呢！这是我在麻德拉斯养底。”

我们越谈越熟，就把从前的畏缩都除掉。自从她知道我底里居、职业以后，她再也不称我做“老叔”，更转口称我做“先生”。她又把麻德拉斯大概的情形说给我听。我因为她底境遇很稀奇，就请她详详细细地告诉我。她谈得高兴，也就应许了。那时，我才把书收入口袋里，凝神听她诉说自己底历史。

我十六岁就嫁给青礁林荫乔为妻。我底丈夫在角尾开糖铺。他回家底时候虽然少，但我们底感情决不因为这样就生疏。我和他过了三四年的日子，从不曾拌过嘴，或闹过什么意见。有一天，他从角尾回来，脸上现出忧闷的容貌。一进门就握着我底手说：“惜官（闽俗：长辈称下辈或同辈的男女彼此相称，常加‘官’字在名字之后），我底生意已经倒闭，以后我就不到角尾去啦。”我听了这话，不由得问他：“为什么呢？是买卖不好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不是，是我自己弄坏底。这几天那里赌局，有些朋友招我同玩，我起先赢了许多，但是后来都输得精光，甚至连店里底生财家伙，也输给人了。……我实在后悔，实在对你不住。”我怔了一会，也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话来安慰他，更不能想出什么话来责备他。

他见我底泪流下来，忙替我擦掉，接着说：“哎！你从来不曾在我面前哭过，现在你向我掉泪，简直像熔融的铁珠一滴一滴地滴在我心坎儿上一样。我底难

受，实在比你更大。你且不必担忧，我找些资本再做生意就是了。”

当下我们二人面面相觑，在那里静静地坐着。我心里虽有些规劝底话要对他讲，但我每将眼光射在他脸上底时候，就觉得他有一种妖魔的能力，不容我说，早就理会了我底意思。我只说：“以后可不要再耍钱，要知道赌钱……”

他在家闲着的，差不多有三个月。我所积底钱财倒还够用，所以家计用不着他十分挂虑。我镇日出外借钱做资本，可惜没有人信得过他，以致一文也借不到。他急得无可奈何，就动了过番（闽人说到南洋为过番）底念头。

他要到新加坡去底时候，我为他摒挡一切应用的东西，又拿了一对玉手镯教他到厦门兑来做盘费。他要趁早潮出厦门，所以我们别离底前一夕足足说了一夜的话。第二天早晨，我送他上小船，独自一人走回来，心里非常烦闷，就伏在案上，想着到南洋去底男子多半不想家，不知道他会这样不会。正这样想，蓦然一片急步声达到门前，我认得是他，忙起身开了门，问：“是漏了什么东西忘记带去么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我有一句话忘记告诉你：我到那边底时候，无论做什么事，总得给你来信。若是五六年我后我不能回来，你就到那边找我去。”我说：“好罢。这也值得你回来叮咛，到时候我必知道应当怎样办底。天不早了，你快上船去罢。”他紧握着我底手，长叹了一声，翻身就出去了。我注目直送去到榕荫尽处，瞧他下了长堤，才把小门关上。

我与林荫乔别离那一年，正是二十岁。自他离家以后，只来了两封信，一封说他在新加坡丹让巴葛开杂货店，生意很好，一封说他底事情忙，不能回来。我连年望他回来完聚，只是一年一年的盼望都成虚空了。

邻舍底妇人常劝我到南洋找他去。我一想，我们夫妇离别已经十年，过番找他虽是不便，却强过独自一人在家里挨苦。我把所积底钱财检妥，把房子交给乡里底荣家长管理，就到厦门搭船。

我第一次出洋，自然受不惯风浪底颠簸，好容易到了新加坡。那时节，我心里底喜欢，简直在这辈子里头不曾再遇见。我请人带我到丹让巴葛义和诚去。那时我心里底喜欢更不能用语来形容。我瞧店里底买卖很热闹，我丈夫这十年间底发达，不用我估量，也就罗列在眼前了。

但是店里底伙计都不认识我，故得对他们说明我是谁和来意。有一位年轻

的伙计对我说：“头家（闽人称店主为头家）今天没有出来，我领你到住家去罢。”我才知道我丈夫不在店里住，同时我又猜他一定是再娶了，不然，断没有所谓住家底。我在路上就向伙计打听一下，果然不出所料！

人力车转了几个弯，到一所半唐半洋的楼房停住。伙计说：“我先进去通知一声。”他撇我在外头，许久才出来对我说：“头家早晨出去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哪。头家娘请你进去里头等他一会儿，也许他快要回来。”他把我两个包袱——那就是我底行李——拿在手里，我随着他进去。

我瞧见屋里底陈设十分华丽。那所谓头家娘底，是一个马来妇人，她出来，只向我略略点了一个头。她底模样，据我看来很不恭敬，但是南洋底规矩我不懂得，只得陪她一礼。她头上戴底金刚钻和珠子，身上缀底宝石、金、银，衬着那副黑脸孔，越显出丑陋不堪。

她对我说了几句套话，又叫人递一杯咖啡给我，自己在一边吸烟，嚼槟榔，不大和我攀谈。我想是初会生疏底原故，所以也不敢多问她底话。不一会，得得的马蹄声从大门直到廊前，我早猜着我丈夫回来了。我瞧他比十年前胖了许多，肚子也大起来了。他口里含着一枝雪茄，手里扶着一根象牙杖，下了车，踏进门来，把帽子挂在架上。见我坐在一边，正要发问，那马来妇人上前向他唧唧咕咕地说了几句。她底话我虽不懂得，但瞧她底神气像有点不对。

我丈夫回头问我说：“惜官，你要来底时候，为什么不预先通知一声？是谁叫你来底？”我以为他见我以后，必定要对我说些温存的话，哪里想到反把我诘问起来！当时我把不平的情绪压下，陪笑回答他，说：“唉，荫哥，你岂不知道我不会写字么？咱们乡下那位写信的旺师常常给人家写别字，甚至把意思弄错了，因为这样，所以不敢央求他替我写。我又是决意要来找你底，不论迟早总得动身，又何必多费这番工夫呢？你不曾说过五六年若若不去，我就可以来吗？”我丈夫说：“吓！你自己倒会出主意。”他说完，就横横地走进屋里。

我听他所说底话，简直和十年前是两个人。我也不明白其中底缘故：是嫌我年长色衰呢，我觉得比那马来妇人还俊得多；是嫌我德行不好呢，我嫁他那么多年，事事承顺他，从不曾做过越出范围底事。荫哥给我这个闷葫芦，到现

在我还猜不透。

他把我安顿在楼下，七八天的工夫不到我屋里，也不和我说话。那马来妇人倒是很殷勤，走来对我说：“荫哥这几天因为你底事情很不喜欢。你且宽怀，过几天他就不生气了。晚上有人请咱们去赴席，你且把衣服穿好，我和你一块儿去。”

她这种甘美的语言，叫我把从前猜疑她底心思完全打消。我穿底是湖色布衣，和一条大红绉裙，她一见了，不由得笑起来。我觉得自己满身村气，心里也有一点惭愧。她说：“不要紧，请咱们底不是唐山人，定然不注意你穿底是不是时新的样式。咱们就出门罢。”

马车走了许久，穿过一丛椰林，才到那主人底门口。进门是一个很大的花园，我一面张望，一面随着她到客厅去。那里果然有很奇怪的筵席摆设着。一班女客都是马来人和印度人。她们在那里叽哩咕噜地说说笑笑，我丈夫底马来妇人也撇下我去和她们谈话。不一会，她和一位妇人出去，我以为她们逛花园去了，所以不大理会。但过了许久的工夫，她们只是不回来，我心急起来，就向在座底女人说：“和我来的那位妇人往哪里去？”她们虽能会意，然而所回答底话，我一句也懂得不得。

我坐在一个软垫上，心头跳动得很厉害。一个仆人拿了一壶水来，向我指着上面的筵席作势。我瞧见别人洗手，知道这是食前底规矩，也就把手洗了。她们让我入席，我也不知道哪里是我应当坐底地方，就顺着她们指定给我底位坐下。她们祷告以后，才用手向盘里取自己所要底食品。我头一次掬东西吃，一定是很不自然，她们又教我用指头底方法。我在那里，很怀疑我丈夫底马来妇人不在座，所以无心在筵席上张罗。

筵席撤掉以后，一班客人都笑着向我亲了一下吻就散了。当时我也要跟她们出门，但那主妇叫我等一等。我和那主妇在屋里指手画脚做哑谈，正笑得不可开交，一位五十来岁的印度男子从外头进来。那主妇忙起身向他说了几句话，就和他一同坐下。我在一个生地方遇见生面的男子，自然羞缩到了不得。那男子走到我跟前说：“喂，你已是我底人啦。我用钱买你。你住这里好。”他说底虽是唐话，但语格和腔调全是不对的。我听他说把我买过来，不由得恸哭起来。

那主妇倒是在身边殷勤地安慰我。那时已是入亥时分，他们教我进里边睡，我只是和衣在厅边坐了一宿，哪里肯依他们底命令！

先生，你听到这里必定要疑我为什么不死。唉！我当时也有这样的思想，但是他们守着我好像囚犯一样，无论什么时候都有人在我身旁。久而久之，我底激烈的情绪过了，不但不愿死，而且要留着这条命往前瞧瞧我底命运到底是怎样的。

买我底人是印度麻德拉斯底回教徒阿户耶。他是一个骠商，因为在新加坡发了财，要多娶一个姬妾回乡享福。偏是我底命运不好，趁着这机会就变成他底外国古董。我在新加坡住不上一个月，他就把我带到麻德拉斯去。

阿户耶给我起名叫利亚。他叫我把脚放了，又在我鼻上穿了一个窟窿，戴上一只钻石鼻环。他说照他们底风俗，凡是已嫁的女子都得戴鼻环，因为那是妇人底记号。他又给很好的“克尔塔”（回妇上衣），“马拉姆”（胸衣）和“埃撒”（裤）教我穿上。从此以后，我就变成一个回回婆子了。

阿户耶有五个妻子，连我就是六个。那五人之中，我和第三妻底感情最好。其余的我很憎恶她们，因为她们欺负我不会说话；又常常戏弄我。我底小脚在她们当中自然是稀罕的；她们虽是不歇地摩挲，我也不怪。最可恨的是她们在阿户耶面前播弄是非，叫我受委屈。

阿噶利马是阿户耶第三妻底名字，就是我被卖时张罗筵席底那个主妇。她很爱我，常劝我用“撒马”来涂眼眶，用指甲花来涂指甲和手心。回教的妇人每日用这两种东西和我们唐人用脂粉一样。她又教我念孟加里文和亚刺伯文。我想起自己因为不能写信底缘故，致使荫哥有所借口，现在才到这样的地步，所以愿意在这举目无亲底时候用功学习些少文字。她虽然没有什么学问，但我底教师是绰绰有余底。

我从阿噶利马念了一年，居然会写字了！她告诉我他们教里有一本天书，本不轻易给女人看底，但她以后必要拿那本书来教我。她常对我说：“你底命运会那么蹇涩，都是阿拉给你注定底。你不必想家太甚，日后或者有大快乐临到你身上，叫你享受不尽。”这种定命底安慰，在那时节很可以教我底精神活泼一点。